

20150101 [有話好說]: 元旦釋善意！馬：所有不滿到我為止！

陳信聰：介紹四位特別來賓，首先我們歡迎是中研院法律所的研究員，黃國昌，黃老師。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新年快樂。

陳信聰：黃老師其實剛剛我們談到這一份文告當中，他應該是第一次用比較肯定的態度來去面對學運，來去面對公民社會，來去面對貧富差距、弱勢相關的這些問題，不會是一個好的開始嗎？

其實我必須要講說今天是元旦，那我們盡量不要用太多負面的字眼，不過在回顧2014年，邁向2015年的現在，我事實上比較期待的是說，馬總統他真的能夠很坦誠的面對過去的錯誤，他才有辦法在接下來任期不多的時間當中，那留下些比較正面積極的政績跟改革給臺灣社會。

那事實上以馬總統他的元旦文告來講，我相信大家都同意我們需要的可能不是只有一天辭藻非常華麗的文章，人民期待的看到的是改革的行動，但是單從這個元旦文告的內容本身而言，他去處理了有關於分配正義、貧富不均的問題，就這個部分我個人是肯定的，那他裡面有提到的改革事實上是著重在有關於租稅跟福利，那我可能進一步延伸年金制度的改革，那接下來的任期當中，他有沒有這個魄力去做這件事情，我覺得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但是相對而言，從整個去年三月的佔領立法院的運動，太陽花的運動也好開始，我們事實上看到一個非常主要的軸線是臺灣的民主需要第二次的改革，但是在這一篇的元旦文告當中，我必須要說很失望的，我們的馬總統完全沒有任何的著墨，就有關於兩岸關係的部分，就如同剛剛郭正亮先生他所講的，兩岸和平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這件事情，但是問題是太陽花運動的主軸從來也不是在反對兩岸和平，我們反對的是一個黑箱的程序它所產出來一個協議的結果。

好，那你針對這件事情的改革，非常具體馬上現在在立法院國會裡面處理的就是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問題，但是在整篇文告當中，就兩岸部分的著墨也好，就有關民主改革的著墨也好，我完全沒有看到。

那第二個部分是進一步延伸的問題是說，當在太陽花運動當中，我們喊出了

有關於代議民主失靈的問題的時候，就有關於國會它沒有辦法有效的扮演好它在憲法裡面對於行政權所應該扮演的監督制衡的功能的時候，這個部分的國會改革也是在接下來的會期當中，我們自己的國會馬上就可以做的，我比較具體的來講，就是修《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那這個跟前面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兩者之間你都可以說是再進一步強化國會的功能，或者是使得國會它去扮演它在我們目前的憲政民主架構下面所應該要扮演的角色。

那由這個再進一步來加以延伸，從代議民主失靈的角色，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透過修法處理的還包括了直接民權的回復，那我所講的直接民權的回復不外乎就是《公民投票法》，不外乎就是罷免權，那這兩個權利是憲法所賦予我們的權利，那目前是由不合理的法律被層層的捆綁住，實質上面被剝奪了，那這個也可以透過法律的修正就可以馬上進行的改革。

那最後一個我也會覺得最重要的是說，如果我們今天看的是有關於政治部門跟公民社會兩者之間，可能在過去的這一年當中，剛剛我聽到馬總統他所講的是，他所強調的是朝野的鴻溝，但是從我個人的角度上面觀察，我們看的是整個馬政權跟整個公民社會之間所存在的鴻溝，這樣子的鴻溝導致於說，在過去非常多導致人民強烈反感的那個不滿，事實上是由馬政權他們自己的道行逆施所產生的，但是最後的苦果都是由臺灣人民所承受。

在接下來的改革當中，我們延續著下來，現在已經有越來越高強烈的支持我們要進行憲政改革的推動，在憲政改革的推動這樣子一個攸關於我們未來國家能夠可長可久的民主政治整個重要的基盤跟整個體制的變革，在整篇文告當中我事實上完全沒有看到。

那從整個推動憲政改革的角度上面來講，太陽花運動我們要的是公民憲政會議，我們希望是一個由下而上，是由一個草根出發，人民能夠實質的參與，能夠表達意見，能夠形塑出我們接下來希望能夠運作的憲政體制，我們已經不希望再召開像1990年那樣的國是會議，或是1996年的國家發展會議，因為那個基本上都是一些少數的政治菁英他們所參與的會議，就已現在目前的中央政府體制上面來講，所有對他強烈批評的，那個是在97年修憲的時候修出來的，請問97年修憲的時候哪些人參與，1996年國家發展會議的時候，多少人寫了多少的文章去稱讚說所謂的半總統制才是臺灣未來應該邁向的制度，那現在這套制度的運作發生了這麼嚴重的問題，最後的苦果是由誰來承受，當然還是臺灣人民。

那因此我會比較期待說，當然我...客觀的講啦，就是接下來可能馬英九總統他在未來臺灣的政局當中，他還有多少重要的地位跟角色，還是說在過去一次又一次公民社會對他的呼喚，希望他能夠推動改革，他一次又一次讓大家失望了以後，我不曉得現在多少臺灣人民還對他抱有什麼樣子的期待，大家可能現在看的是新上任的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先生，面對公民社會所提出來這些改革的訴求，他基本的主張是什麼，他的看法是什麼，大家可能也在看目前在立法院裡面的國會議員，針對通過修法就可以完成的改革，你們有沒有改革的誠意，因為2016年的立委選舉馬上就要到了，如果在接下來的會期當中，這些國會議員沒有辦法做好他們應該做好的事情的話，那我相信選民在2016年會做出一個很明智的一個決定。

那但是最後我還是要再強調的是說，從整個大的角度上面來講，接下來我們所要推動的，你說憲政改革也好，民主改革也好，那我會希望馬英九總統他如果有任何的誠意，他真的看到公民社會的力量，他真的看到了新世代透過網路發出來的聲音，他可能必須要重新地去思考他過去的決策模式，你單純地想要去找一些朝野的政治菁英，然後去開一個比較封閉性的國是會議，透過這樣子的方式來去挽救他個人目前所面臨到的政治困境的話，我覺得這個並沒有看到真正問題的癥結，這個也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

陳信聰：如果馬總統找了包括你在內的這些公民團體要來開一個民間的憲政國是會議，你們會參加嗎？

我必須要說厚，當我們在批判的是少數的政治菁英關起門來去開那樣子的會議，那個是我們一開始就反對的事情，那當然你在整個設計上面，怎麼樣讓有資源的政府，甚至是政黨，他們到民間社會當中，從第一階段的草根論壇開始，廣泛地去蒐集人民的意見，把這些意見匯整起來了以後，透過一個集中收攏的過程當中，進一步地來加以討論，而不是一開始的時候，他就找一些所謂有代表性的人到總統府裡面也好……

陳信聰：不是想要用搓的啦，至少你讓這個議題整個發酵充分討論之後，社會得到共識。

對，因為我們現在在討論的是憲政改革，我們回顧過去七次的憲改，沒有一

次的憲改真的是由下而上，沒有一次的憲改真的讓臺灣人民跟我們這部憲法產生實質的連結，那因為沒有產生實質的連結，對於這一部憲法欠缺了臺灣人民跟臺灣這塊土地的感情，才會導致了說，現在很多人民對於憲法是無感的，那你要去挽救現在這樣子的情況的話，公民社會才會非常的強調說，希望這次的憲政改革千萬不要再搞砸了，政府、政黨、政治人物都應該要展現最大的誠意，由下而上的去聽公民社會的聲音。

那所謂的公民社會我必須要直率地講，也不是只有少數幾個公民團體可以代表，你必須要到各個村里去，你必須要到各個村里、各個社區去，去蒐集人民對有關接下來我們所要推動的改革，在我們新的要去全面修訂的憲法當中，它所應該置入的內容，它所應該扮演的角色，譬如說朱立倫先生他提出來說，他未來要推內閣制，那我並不是反對內閣制，或者是說內閣制絕對是一個不好的制度，但問題是說，內閣制到底適不適合臺灣？臺灣的人民怎麼想？臺灣的人民願不願意放棄總統直選的權利，一下子從現在的制度變更成未來的內閣制？這些問題我都不認為是少數的幾個政治菁英可以自己決定的。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陳信聰：不過剛剛那個有針對黃老師，不過其實你在節目中也談得很清楚，你們也不認為說你們的這些公民團體可以代表任何人，所以你也不認為說去找你們來開會這個問題就解決，事實上你是完全反對，你要是更草根的形式。

公民憲政會議召開的方式我相信接下來的時間情況會越來越清楚啦，但是等到大家進一步瞭解以後，就會知道說，即使是站在現在所謂幾個在倡議公民憲政會議的團體來講，他們也反對找少數的政治菁英跟知識菁英關起門來。

陳信聰：那個形式在現在是行不通，公民團體最期待的還是在憲政議題上臺灣可以有所進展。

對，除了憲政議題還有一個比較大的concept是民主改革，因為有很多民主改革不一定要修憲，修法就可以完成了。

陳信聰：像是罷免的部分、公投的部分、政黨法的部分。

甚至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陳信聰：謝謝您的收看，希望今年大家可以過得更順利。